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九

左右僕射

左右僕射

漢書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尚書博士及騶宰永巷皆有僕射取所領事為號若尚書則曰尚書僕射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永好文德行軍常皂襜路稱鮑尚書兵

後漢書曰郅壽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下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又曰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又曰徐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車駕幸許昌宣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朕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又曰文帝時欲以賈詡為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以服人詡縱昧於榮利柰

國朝何
魏畧曰李豐字安國為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托疾時
臺制滿百日當解禄豐未滿百日輙起已而復卧如是數
歲及太傅宣王久病曹爽攝政豐依違二公間故時人
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火太傅父子冷如氷李豐兄弟
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内圖事機有似遊光
吳志曰諸葛恪既定山南孫權使尚書僕射薛宗勞軍
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書曰荀顗代陳泰為僕射吏部四辭而後受

又曰泰康元年以山濤清虚恬簡轉為左僕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岳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寛泰弘毅潛通有才識其以舒為左右僕射領選曹

又曰永昌元年詔曰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機護軍周顗可左僕射領軍王遂可右僕射

又曰尚書髙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弘濟莅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又曰太康元年詔曰尚書置左右僕射所以佽演治典協宣庶政

謝靈運晉書曰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尚書六人謂之八坐參攝百揆出納王命古元凱之

任也

干寶晉記曰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將軍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心腹之任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晉諸公賛曰司馬珪少時有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為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為美

晉書百官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石

晉公卿禮秩曰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晉中興書曰顧和康帝即位為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勑特諭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又曰紀瞻字士遠為右僕射肅祖嘗居内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臣不敢聞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為謙讓耶瞻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為治乎

又曰王詢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昵桓元荅道子牋云王詢明悟踈徹風流之美雖逼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又曰刁協字元亮除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無諳習舊儀者惟協以久在中朝賦性聰明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為强記

宋書曰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乗船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又曰漢制御史中丞遇尚書令僕丞郎車皆預相迴避臺官過乃得去今尚書令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尚書漢稱臺魏晉以降方稱省

又王宏為僕射奏彈康樂侯謝靈運遥其嬖女殺興湖江湀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内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黙武帝令免官而已

又曰王敬宏嘉元三年為尚書僕射所署文案初不省讀甞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宏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宏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

齊書曰王延之轉左僕射宗德既襄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懐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謂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曰張緒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

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来少居此職褚彦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之政不可為則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武以僕射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綽為右僕射時嵩綽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綽弟軌為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

等外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後魏書曰郭祚為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門下參議刊正故事令僕射中丞騶唱而入宮至於馳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趙善為尚書右僕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揆

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功有罪則曰此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又曰元順除吏部尚書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敝問都令史徐仵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咽涕泗交流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陽平王新成之子欽字思若累遷尚書右僕射欽色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三國典畧曰東魏以孫騰兼尚書左僕射府庫關鑰一

以委之

又曰北齊王晉明豪俊有氣俠留心經史招引賓客嘗為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云廢人飲酒安能作刀筆吏按故紙乎

北齊書曰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番更反易乃得均平

後周書曰周惠達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

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自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又曰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日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況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主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敬屬謝衆而舉何足

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乎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

陳書曰袁憲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

隋書曰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後文帝漸踈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平論大事外示崇重寔奪其權

唐書曰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為僕射當須廣聞博見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明經德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宏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又曰戴至德為僕射時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嘗有老

母詣省陳詞至德已收牒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請却付牒來也至徳笑而還之議者尤稱其長者焉

又曰元和中裴均為僕射於尚書省都堂上事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使尚書郎為之又三品以上官外階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名御史中丞左右丞於外皆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為丞相因製儀注自極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官是

日皆坐受拜或徵其所從來荅曰聖歷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丞相亦同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而欲爭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幸而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政而不交權幸者也尋罷坦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又曰寶歷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

瑨車不為之却因上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表庶寮開
元中以為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
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往尚書以下每月合衙上曰百寮
班列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數之崇中外特
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来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
禮謂為合宜茍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識
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非當
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參何殊

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之處又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或刖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重詳定事使永可遵行奉勅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詳議聞奏元和中太常博士韋兼舉奏削去舊儀令降上論於體甚當然其時璠黨方盛致絳改官共寢其識

又曰李程太和中為左僕射中謝奏曰臣所忝官上禮

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禮儀受四品以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以下官畨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已經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勑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納今聞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勑處分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尚書僕射其年匈奴来降詔賜縑

三百疋尚書侍郎曁鄧受詔誤以三千疋賜匈奴詔大怒鞭鄧欲死意獨排省閣入諫明帝以合大義恚損怒消帝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世說曰周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省時人謂為三日僕射

唐書官品志曰僕射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糺彈而右不糺彈

唐新語曰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

故太宗謂房元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
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
門下三品不敢条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
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

總叙尚書

總叙尚書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

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子物皆曰尚如主壻曰尚主者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又曰章帝賜尚書劒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劒郅壽蜀漢文劒陳寵濟南鍛成劒一室內兩刃其餘皆平

斂其時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斂寵敦朴有善於内不見於外故得鍜成斂皆因名而表意

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人一人為僕射分為四曹通掌圖

書秘記章奏各有曹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共為五曹世祖又增三公為二曹其一曹主歲盡課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治攻作鹽池苑囿客曹主護駕羗胡朝賀二千石曹主辭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為六曹

又曰李固上疏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

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

謝承後漢書曰陳禁字子雅拜尚書公卿朝日晏無詔禁問臺上故事何時可罷對言巳食輒有詔罷今巳晏禁曰寧可白耶尚書郎以上方晏樂不敢白禁使罷公卿既罷上問左右今未有詔而罷朝何也尚書直對曰陳禁命罷上曰勿復問也禁在臺二年嘗病令僕射數奏久病滿百日請輒免有詔賜金帛醫藥

又曰張陵字處仲為尚書首歲朝梁冀帶劒入省陵叱

冀令出勑虎賁奪其斂冀跪謝陵劾之詔以歲奉贖罪百寮肅然冀弟不疑曾舉陵後疾冀不疑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陵申公憲非報私恩耳不疑有慙色

又曰翟酺字子廣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再升紫微謇諤禁省不屈

豪右為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朗性矜嚴閉門整法長吏
希見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又曰蔡邕字伯喈以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
三臺
又曰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為尚書交阯太守坐贓伏
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曽參回車於勝母之鄉惡其名也贓穢之寳不敢拜

帝笑曰清乎尚書賜錢三千萬

又曰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朂群寮秉機平正直而行之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又曰𢛳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其源在尚書尚書典樞機天下事決之不可不察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

又曰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内史機事所揔號令條發

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内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應劭漢官儀漢明帝詔曰尚書葢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張璠漢記曰朱穆黨事禁錮徵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賁當陛置弓於地謂羣寮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寮皆迴避不敢當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載之於肩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謹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

莫不肅然服其忠烈

魏志曰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又曰許混字子紡清淳有鑒識明帝時尚書

又曰丁謐字彦靜曹爽宿與相親拔為散騎常侍轉為尚書在臺閣數有所彈駮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黙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黙者爽小字也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疽囊也

又曰孫禮字德達為尚書明帝方脩臺署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因罷役制曰敬納讜言

魏畧曰帝遊晏在内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吳志曰尚書熊睦見孫皓虐數有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也

晉書曰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又曰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也

又曰劉頌為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避退勢臣受誅昔周勃誅諸吕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亂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謂所無施

晉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廪

秩儉薄甚非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為元凱惜祿其依
令僕給尚書各親信五十人稟賜
晉中興書曰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
前後選用名資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
名望昔愉為御史中丞臣尚為司徒長史恢為會稽太
守臣為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
懸今猥以輕鄙超踰等匹上亂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羣
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斯亡之誡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宋書曰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履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梁書曰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也

又曰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也

後魏書曰肅宗靈太后曽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隋書曰于仲文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摘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唐新語曰玄宗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内外清貴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益都耆舊傳曰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嫻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甍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為尚書

會稽典録曰鄭弘拜尚書舊典科郎滿補縣長令史為

丞尉弘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即補縣令史上從其議自此為始

通典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泉藪内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是為喉舌

郭子曰王公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又曰傅嘏字蘭石為尚書大小無不揔

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知乃可使處議持平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㡬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典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應璩書曰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

傅說弃版築而為殷相呂望投竿而為周師卓茂起閭

里而為漢宰若此翁者乃奇才耳璅璅尚書執憲之吏
曷以為異哉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三至二百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三

職官部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令史

左丞

六典曰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糺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文法分而視焉

漢官典職曰尚書左右丞典臺事繩糾無所不揔

續漢書百官志曰左丞掌録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

漢官儀曰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

晉書百官表志注曰左右丞俸月三十斛左丞主臺内

禁令宗廟祠祀朝儀財制彈案選用署吏稽逅道文書給假

晉書曰劉曒字長叔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又曰郄詵為尚書左丞推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舉詵丞而還奏我此謂挽弩自射詵曰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其言乃至於此洪聞而悅服之

又曰傅咸為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奕咸故將也累辭病疾不起復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

又曰郄宏始為尚書郎轉左右丞在朝為百寮所憚後坐事免

晉諸公贊曰許奇為尚書左丞有凖繩操履

又曰傅咸長虞為左丞臺閣小大望風自肅

晉中興書曰荀甤字令遠遷左丞時桓温平蜀朝廷欲

以豫章封温兟謂太宗曰若温復假主威平定河洛脩
復山陵將復何以加之遂止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
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糺奏
宋書百官志曰晉宋之世左丞主臺内禁令宗廟祠祀
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糺諸不法無所迴避
三國典略曰北齊張耀嘗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居
守文宣夜還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

宣笑曰卿欲學邳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梁書曰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奉職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梁書曰劉孺弟覽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

綍怨之常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噬家人

北史曰郎茂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曽無愧色仲文大將軍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高祖甞謂諫議大夫王逹曰卿為

我覔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為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

唐書曰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室數十間火起處與東宮相近代宗深疑之涓為廵使俾令即訊涓周歴壖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

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唐新語曰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廕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

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逺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傅咸表曰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卞壼彈尚書丞郎事曰舊丞郎取急及屬出皆尚有對使職局不廢而昨左右二丞及諸郎皆出唯次直二郎在役使有兵火警急便為無復行事者二丞頓行無印可以封符疏此之逋慢莫斯之甚

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為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忝此任僶俛從事日慎一日

右丞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右丞一人秩四百石掌録文書期會假署印綬及筆墨諸材用

漢官儀曰尚書左丞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

晉書百官表注曰右丞主臺內庫藏廨舍量物用多少

及廩賜民戸租布刑獄兵器稽遠道文書章表奏事

晉中興書曰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喚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復為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沈約宋書曰晉西朝公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座朝江右唯旦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漢舊制也今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

宋書百官志曰右丞掌臺內庫藏凡諸器物廨舍刑獄

兵器

唐書曰宇文節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悦賜絹二百疋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又曰韋温爲尚書右丞吏部員外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綱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

五代史後唐書曰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同光元年十月復舊為左右丞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平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宜宜各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為正四品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府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者署符目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

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隋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員令曰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署抄目舉稽失知臺內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併行之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隋書曰骨儀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

不變節而儀厲志守常介然獨立

令史

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令史十八人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列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華嶠後漢書曰常彪上疏曰有楚獄事繁故置尚書令

史以助郎

晉書曰陳壽少仕蜀在觀閣為令史又為郎宦人黃皓專弄朝政大將軍閻宇等皆曲躬事皓以營時務壽獨峻然皓乃白禪與杖

又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黥有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齊職儀曰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一梁冠

楊愣伽北齊鄴都故事曰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典畧曰邉讓字文禮陳留人將軍何進聞其名欲以禮辟恐不肯來乃託以軍事召之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叙聲氣如流其時坐席賔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二

吏部尚書

吏部尚書

六典曰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勲四曰考功總

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後漢書曰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舉選齋祀事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吳志曰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録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

又曰暨艷字子休為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彈指百寮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故怨憤聲積競言艷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艷坐自殺

又曰陸喜字文仲頗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又曰薛綜為選部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為吏部尚書當時清靜内外肅然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錢

又曰嵇紹字延祖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

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又曰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宽枉殺一疽嫉隨其沈浮門調戶選好營生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又曰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杼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

之遂階清級

又曰蔡克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八月詔曰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

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晉陽秋曰陳羣為吏部尚書制九品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冊然後授任

晉書諸公讚曰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宋書曰顔竣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

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門已下悉以委蔡自此已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選案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禄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

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諂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絶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徵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恱伏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甞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

又曰庾仲文性好潔為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為

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嚴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又曰庾炳之為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彈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也

又曰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

代焉惠被名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
置閤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
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齊書曰褚彥回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宻将一餅
金因求清閒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
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
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知之也
又曰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

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剥殆盡

南史曰初謝朓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南史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

梁書曰蕭子明為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竊恨之

又曰謝覽字景滌朏之弟瀹之子也自祖至孫三代居選部時以為榮

又曰王泰字仲通為都官尚書能接人士士皆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傾屬

又曰謝舉字言揚還掌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永寧伯郭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為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魏之崔毛

後魏書曰崔玄伯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擬八座元伯通置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

又曰崔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

循常擢入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

又曰郭祚為吏部祚持身絜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是貴矣由是頗勞滯當時每招怨言然所用者皆量才稱職時人以此歸之

又曰元順為吏部尚書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

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頻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鬚眉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歔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刱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史何令為廷尉清

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雍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叅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

又曰元脩義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

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𦗳曳之居對衆大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使次第呼之呼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乗騾遥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

卿耶漫漢驚服惜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果自不虛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言其名惜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北齊書曰段孝言為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今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已

又曰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太子

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后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太子太子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乃啟曰江總文章之人今太子文藻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陳主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亦在側乃曰王廓泰之子不可以太子詹事奐又啟曰宋朝范蔚宗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世不疑太子固

爭之陳主卒用總果共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微行遊總家陳主怒而免之

隋書曰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世𬓌鑒賞機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

又曰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

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又曰韋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藻身浴德名立宦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

追蹤二疏伏奉尊命

唐書曰韋思謙弱冠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不進官吏部尚書高李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一人豈以小疵而弃大德特進超受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又曰李巽為吏部尚書病極郎官相率省疾巽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摧公利至其夕而終

唐新語曰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

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
光庭卒有司定謚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道謚爲克
平
先賢行狀曰崔琰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
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美天下稱善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
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
權重而人才難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世説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
客問鍾曰二童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爲吏部尚書當爾時天下無滯才
世説曰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爲吏部尚書太祖求爲
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避地荆州太祖定荆州太祖
求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宫門題
語林曰袁貞爲監運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
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魏名臣奏曰羽林右監朱遺言天下之任非吏部尚書所能獨辦令長以下可專付吏部守以上八座舉

傅咸集表曰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在不難矣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三

吏部侍郎

總叙尚書郎

吏部侍郎

隋書曰陸彥師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又曰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為知人

又曰煬帝以尚書六曹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

唐書曰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從幸翠微宫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又曰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為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暐為之

介然自守絶於請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
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郎
又曰席豫為吏部侍郎𤣥宗謂之曰以卿前為考功職
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又曰房頴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頴叔四代
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又曰常陟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
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

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又曰崔羣徵拜吏部侍郎穆宗名見别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羣曰先帝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又曰崔鄲為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

政道每若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乃名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鄭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邉遠漫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邉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獘矣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為時論所譏

又曰鄧元挺為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時談所鄙又時患消渴病選人因目為鄧渴牓於衢路自有唐巳來掌選之失未有元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

唐新語曰裴行儉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勵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卒如其言

又曰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

曰青瑣展慶曽不立班朱綬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强直

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又曰馬載為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為河

内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歎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訐趦趄失步

總叙尚書郎

漢書曰南宫十五星哀烏郎位故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郎此也

又曰主父偃詣闕上書朝奏暮名入見所言九事其八

事律令其一事諫匈奴上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乃拜偃為郎中

又曰韓信為項羽郎中數干以策而弗用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為吏部郎每常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閤署冠緞不解於身每齋祀恐失時張燈俯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重

又曰黄香為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

又曰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化而至皆除郎中

又曰黄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好圖讖天官星氣鍾律歴筭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

後漢書曰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又曰馮勤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軍粮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見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

又曰樂菘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思漬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菘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飡給帷被

皂袍

又曰桓彬拜尚書郎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彰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見廢

又曰王譯為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儀據法為三臺

之表

又曰陳忠疏曰尚書爲王喉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内外轉相求請也

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舉孝廉試爲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

又曰徐防爲尚書郎性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

謝承後漢書曰尚書郎舊典秩滿遷令長鄭弘爲僕射

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始此也

又曰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而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又曰何湯拜郎中守開陽門侯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名詰太官賜食諸門侯皆奪俸

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

帝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又曰竇攸篤學退居舉孝廉為郎世祖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群臣攸曰鼮鼠詔曰何以知曰見爾雅考書如攸言賜帛三百疋更勅諸王子從攸受爾雅

又曰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樂崧崧逕入牀下上怒甚疾呼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

漢官儀曰尚書郎四人一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主羌夷

吏民一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主錢帛貢獻委輸

又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内

又曰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

太官供食湯官供𩞄餌五熟果實下天子一等級尚書

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鑪燒從

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

握蘭含香趍走丹墀奏事黄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

服若郎處曹三年稱侍郎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郎三十人四百石
魏志曰明帝太和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模典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又曰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有良平之計察孝廉為郎
魏畧曰韓宣字景然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已縛

東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是誰左右以實對帝曰是子
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
又曰姜維字伯約郡欲表維以為將維家本衣冠不願
為將郡因表拜郎中
吳志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切問捷對
容止可觀擢拜郎中
又曰士燮字威彦蒼梧廣信人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
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又曰孫皓降晉賜歸命侯諸子為王者皆拜郎中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為尚書郎時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之言舒曰吾即此人也乃襆被逕出同寮素無清議者咸有自愧之色談者莫不詠其高

又曰索靖同郡張勃特表靖以才藝絶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

又曰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常恐微言將絶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此人之

水鏡也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又曰吳隱之兄坦之為袁貞功曹貞敗將及禍隱之詣桓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為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

又曰嵇含言於長沙王又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

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郎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含謂之各有主師委之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於其閒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也

又曰賈充改為律令以裴楷為定科郎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達可作諸王佐郎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怨之辭不拜

晉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授任基子沖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為治書侍御史

齊書曰陸惠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惠曉舉酒

曰陸惠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耶

梁書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歴兹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𥻘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又曰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

又曰到洽為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又曰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以張緬為之

後魏書曰高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禄允恒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

此

三國典畧曰齊主命百司各列勤惰尚書郎皇甫亮三日不上齊主親詰其故亮對曰一日雨二日病酒齊主以其言實遂優容之令杖脛三十

唐書曰韋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家

又曰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蹶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

子嘗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單寡衣食不充以致亡歿服名檢者為之歎息

三輔决録曰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又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黙重見義去官亦以病免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上書云昔明帝時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

可妄與人邪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

又曰屈霸字子卿拜尚書郎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下在朝者莫不瞋睫承風子卿終不屈撓

王處冲別傳曰處冲為尚書郎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事要機輒執其中中外之間亡所辨明臺閣益歸重之

通典曰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勑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謹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李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

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迴避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才謦冠群名位殊絕始友衡于布衣又薦之於朝以為宜使起家作臺郎

世語曰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知司馬宣王遂擢為郎

又曰曹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宥之為郎

桓譚新論曰余年十七為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

魏武集選舉令曰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内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為文書當御令史是為牽

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辦於繭角也

魏名臣奏尉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為之其在職自賫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材伎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鋒出亦欲騁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是奏事自處當否

山濤啟事曰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傅祗坐事免官在職

曰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不審可復用否

又曰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為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否

陸機謝吳王表曰殿中以臣為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為殿郎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五